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十八編

# 賂史

下冊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名人筆記之中此書頗有價值

著者爲清錢塘梁紹壬汪迺孫序謂

其書特色有四一日稽古則

經典釋文之遺一日述今

則朝野僉載之體一日選

兩

般

秋

雨 盒

隨

筆

定價

四角

勝則模山範水

臥遊之圖一

日微詞則

促愚訂頑

徇路

之鐸梁氏原刊今已甚少坊間翻刻

頗多脫訛本館重加校印

者當以先睹爲快也

中華民國九年二月初版

賂 史 二 册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

原 著 者 法 國 亞 波 倭 得

譯 述 者 閩 縣 林 紆

發 行 者 靜 海 陳 家 麟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興 業 街 中 市

分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館

北 京 天 津 保 定 奉 天 吉 林 龍 江  
濟 南 太 原 開 封 洛 陽 西 安 南 京  
杭 州 蘭 州 安 慶 蕪 湖 南 昌 漢 口  
廣 州 潮 州 香 港 重 慶 瀘 州 宜 賓  
貴 陽 張 家 口 新 加 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元 (255)

# 賂史卷下

法國亞波倭得原著

閩縣林紓同譯  
靜海陳家麟

## 第十六章

前此在奉天。與伊瓦爾分手後。與之久不相見。凡天下女子。爲國  
際偵探。余亦觀之數矣。獨伊瓦爾之爲人。乃深所不解。彼既殺其  
二子。及其親夫。爲警察長所刼。持竟爲偵探。其勢蓋出於不得已。  
也。一日下午。余在逆旅中。有侍者言。一女士前來奉訪。且不告姓  
名。但云一言卽悉。余此時仍名司忒林。充和平會之代表。余擬有  
暇。多裝更往他處偵探。少須女子入。余一見卽知爲伊瓦爾厥狀。  
似驚怖。余本夙備其人之深沈。然伊瓦爾見余作欲哭狀。呼曰。爾

爲司忒林先生亦武伊武先生乎幸勿罪我以在吾家全爲偵探不能發言余讓坐曰王妃惠降胡敢不悅女聞言卽曰似君不信我然不信我亦自有說因張目視我似希吾信而又責吾疑者復曰旁人語我君卽衣偵探之衣目視孟康之死者耶余見其面似有悔恨之容然余尙無動乃莊容答曰吾若僞不知亦不見信王妃果知吾爲武伊武者當知吾生平行事不願爲人所提女見余澹泊無情卽以手自握言曰仍不見信且奈何余見其狀甚誠或且有真情見示或僞作此容以圖我耶因思必當餂之使言卽曰鄙人唐突乞王妃勿罪凡人旣抱宗旨不能不按之而行今亦甚願惠顧吾身結爲良友女曰友耶君當圖度吾之勿勿來此又何爲者語時揚手頓足作失望狀曰彼輩遣我來索君命余平日素

鎮。定。以。犯。險。既。多。胡。能。爲。動。然。此。次。亦。頗。有。危。疑。之。心。蓋。此。女。美。冠。一。世。且。爲。主。戰。之。首。領。謀。至。陰。沈。令。來。殺。決。非。讐。言。於。是。起。立。言。曰。女。士。所。言。信。耶。且。爲。何。語。當。自。知。之。明。女。不。答。引。目。視。余。淚。落。如。縷。余。不。知。所。爲。蓋。平。日。強。忍。卽。人。死。吾。前。心。亦。無。動。顧。經。美。人。一。哭。則。不。能。不。易。其。平。日。之。所。守。卽。曰。王。妃。勿。過。傷。感。且。坐。語。吾。以。故。卽。扶。將。以。坐。言。曰。王。妃。此。來。爲。死。我。而。來。乃。不。忍。故。人。自。是。善。心。所。發。女。曰。吾。實。冒。萬。險。而。來。但。未。知。先。生。之。意。何。屬。余。因。思。及。孟。康。彼。雖。不。動。手。而。死。實。由。彼。心。中。仍。戚。戚。而。懼。而。女。亦。似。知。吾。心。卽。曰。信。我。可。也。不。信。亦。可。吾。敢。立。誓。生。平。未。嘗。親。手。殺。人。卽。孟。康。之。死。初。亦。不。計。其。自。裁。之。速。然。我。雖。不。殺。孟。康。而。孟。康。實。由。我。而。死。毀。書。致。斃。其。命。固。也。然。於。國。際。之。偵。探。恆。有。之。事。不。足。

奇也。余思之良是。卽曰。吾未嘗斥王妃之不善。女曰。君心似尙不信。可見男子之肆赦。女子不易也。余心頗爲動。卽曰。適言開罪。非少前事。可以毋譚。想王妃此來似誠心助我者。女曰。吾自不知其所以然。或且狂易發耳。余見其面赤手顫。知必有故。然實不測其意。或威遲及警察總長。遣彼殺我耶。想彼尙有天良。見余不忍着手耶。又或以言誘我。與之聯絡耶。抑一謀不中。不如以危悚之言驅余出此界外耶。至於救我及自救。咸不可知。余久揣摩始發口。以質曰。王妃之來固警我而助我。吾心感佩至矣。女見余半信卽曰。吾來果能取信。君固感我。余曰。萬不疑王妃。但疑王妃爲人所愚。女曰。君意如是乎。因低首言曰。否否。吾黨中之人信我。亦不欺我。且未嘗以殺人之事干我。今茲遣我殺君。非戲言也。余曰。或且

令王妃爲恫疑虛喝之詞。女歎曰：黠哉君也。疑人乃至無理。君之大名傾動俄國。匪人不知。余亂以他語曰：或且黨人見王妃慈善而愛人。故不令殺人於當日。女曰：誠然。不惟不曾。而亦不敢。今君尙不知吾之生平。或亦不願聞吾之生平。余曰：何妨一示鄙人。女曰：君誠聽之。吾本定罪爲殺人之凶犯。余曰：安有是事。女曰：此在他國則無。而俄國則多煅煉之刑獄。君當聞吾夫之死。及其二子。此二子之死。非吾害也。敢誓之。天日。至於吾夫。則實自裁。其自裁也。正復爲我。非疑我殺其二子。蓋知我不愛其人。此事言之令人毛戴。吾夫之年三倍於我。直以資買我耳。吾父負債重。重且仆矣。遂賣吾身。他產旣罄。餘產但有吾之一身。方賣我時。吾恨親王至於次骨。語時音啞。然王之愛我如影隨形。片晌弗離。至我之殺彼。

我固自承。然實未嘗剗刃其腹。生前固以珠玉堆我。並言死後悉產歸余。而余仍落落無歡。王自審無味。因而自殊。語時聲音甚低。曰。我思王死似快。吾意不欲使吾長日鬱鬱也。余聞言心爲之動。女曰。後此警察來。繩吾短。然一驗尸身。卽知吾無罪。尙力加吾罪。此警察長爲克拉司。平日頗愛我。獄上。皇帝亦以爲情實。卽令克拉司處置吾罪。亦不知讞從何具。乃令吾侍者爲證。證吾殺人。言平日恨王。因而肆害。乃私行審判。定吾以殺夫之罪。署之爰書。克拉司曰。可以勿死。但爲彼之偵探。供其驅使。余曰。以救死之故。而供其驅策。固也。今亦不能詳問及此矣。女以目視我。作獐笑曰。汝謂救吾死耶。以理言。足下似未達俄國之風尙。今亦願聞我所定之罪名乎。余曰。然則非死罪乎。余曰。俄國有慘刑。皮鞭之上。節節。

作小結。鞭人痛徹心腑。不能堪。且立死。余聳然思此美人。乃受鞭刑。則令不堪回首也。然余亦深知俄人之虐。初不爲怪。少須余曰。汝已定計欲脫此警察之樊籠乎。果如是者。我能助夫人。女曰。君命且不保。何能救我。聽君此言。寧非自拚其死。來見救乎。余聞言復疑。蓋偵探之人。幾以善疑爲性。似此女欲擒故縱。求救於人。轉謂我之待救於彼。殊可怪也。卽曰。吾先許吾主人以死。然後留其餘力。以助夫人。女曰。果能爲君主人幹事後。而仍留其餘生。則救我。尙不爲晚。余曰。夫人之意。句女曰。果吾黨之人。知吾走漏消息。則不惟君不得生。我亦將隨君而逝。余曰。此事滋怪。黨人旣疑夫人。何爲以夫人殺我夫人。不曾言一生不欲殺人耶。女曰。彼輩未嘗屬我。以事我自承其乏。余曰。然則夫人自承其能殺我耶。女頗

不耐。言曰：君當自明其事。彼輩謂非死君莫可。故自薦而至此。余曰：何爲自薦？女曰：本意特來救君。且吾之請，彼頗不謂然。疑我荏弱，不能任此大事。吾後此以言調之，謂之急謀，勝我。我欲圖復其仇，且勸彼輩謂以尋常之法殺君，不能就。非我不足以圖君。余曰：此意甚善，用以警我女。曰：不寧此也。吾意在救君。君當能悟吾之來意，但能我兩人常常見面。彼輩見爾，隨我之後，決無他謀。且有我鑒，君決不至於倉猝。乘君所不及，吾自謂行至數禮拜後，彼方生疑。此數禮拜中，吾告彼人言君本領鉅而智計深，不易着手。彼或寬君至數禮拜之久，語至此無言。女欲起行。余曰：夫人勿行。吾尙未鳴謝，且請言其所以見救之故。或尙含他意於其中。女曰：吾意無他。余曰：夫人之意，殆太后示夫人以狀，與我大有同。

心故行慈祥之事。女仍起行。言曰。君意如何。卽如何。惟吾初無他意。可勿見疑。余曰。此事大有係屬。女曰。吾頗欲歸不絮絮矣。語後身顫不已。女甫至門。門開。肆主人曰。斐托老威遲先生進謁。威遲笑靨而入。見伊瓦爾。外出。不期愕然。

## 第十七章

威遲之駭愕。乃未久。立易爲笑容。謂伊瓦爾曰。王妃復與司忒林先生晤面矣。伊瓦爾似以目示之。勿言稍一鞠躬。卽翩然而出。威遲入門。作歡欣之狀。前此相遇。固以藥藥我者。今茲則非殺余不可。計乃逾毒。余平日雖有怨恨。仍和平不少露。然制心甚難。余則不爾。夷然若無事。卽延之坐。威遲曰。司忒林先生聞言必當驚訝。今上遣我來宣先生。余幾欲問爲何帝。心中固以爲日皇也。事幾

敗露。卽立遏之。言曰。吾何爲聞言而訝。卽君亦鎮定有恆。正復如我。威遲曰。吾能否稱君爲武伊武先生。帝已告我。以君之眞名矣。余曰。然則君亦驚訝矣。威遲大笑曰。聞君在皇帝前詆我。我意請君不必與俄國事。卽有善策。亦須善刀而藏。呶呶無一益處。須知君卽陳奏。吾短皇帝。亦無權力足挽大局。徒增其煩惱而已。無爲也。余心深以爲然。且早知威遲固有大力。足以刼持皇帝。卽聳肩作笑。容曰。爾我初無意見。惟足下用藥酒見醉。毋乃太過。威遲曰。此誠吾罪。以理言之。君之智數。實高於我。今問足下藏書何處。能自達於日皇。吾蓋匪處不加捫索也。余亦大笑。心念俄皇雖無實權。尙未以余之祕密告彼也。威遲曰。今事已過。眼兩無芥蒂。可以爲良友之過。從不必有我詐爾虞之事。今彼此無隱。以坦白言之。

爲佳。須知設陷相傾。爾我皆屬。無利。余曰。朋友不開誠布公。無以爲交誼。今質直告君。想君亦不至直告皇帝。吾實爲日本之偵探。威遲以目視我。似不之信。又似羨我之有膽力。卽曰。吾觀足下可云。魁杰之士。敢深入重地。而不斂避。余曰。爾我何必爲仇。以吾觀君。似非實心爲國者。威遲以齒齧唇曰。吾意但主金錢。果日本能予我。以利者。則我尙何囂囂之云。余曰。此事吾當爲君謀之。君且信我。我必爲君效死。君不言。皇帝宣我耶。威遲曰。然。皇帝有計畫。將命爾我二人。合力以圖。余曰。自此以後。決爲朋友。威遲曰。此事屬君惠愛。吾觀爾與伊瓦爾二人。相與甚洽。余僞爲能內媚。復矯爲得意狀。言曰。王妃伊瓦爾見待甚誠。且囑我。常至其家。爲過從之良友。威遲曰。吾車在外。胡不同御以朝。余曰。善。得君同行。則皇

帝愈信吾二人之水乳語。後同車。意態甚親。乃不知其意。安屬然。余在車中。右手納諸衣囊。常握手槍以待發。行次車馬忽跌。余以爲有意將出槍。已而知其誤。遂不發。旣至皇宮。請余下車。威遲不進。謁者引余至殿。見皇帝案上。電報攢積極厚。皇帝見余至。容色甚豫悅。卽曰。武伊武先生之來。一何速耶。想爾二人融洽無間矣。余未答。心念旣爲日本偵探。而外仍爲英國斡旋和局。此戰事之肇。非帝夙心均出之。威遲與德聯絡。而皇帝乃信我與威遲和協。以爲幸事。卽曰。武伊武先生試坐。朕有機密事奉白。試觀朕之門戶嚴密與否。朕蓋不欲人竊聽吾事。余見有三門。均下鑰矣。皇帝曰。卽斐托老威遲。亦不省朕與先生此時作語。余曰。然則陛下不信斐托老威遲矣。皇帝曰。非也。惟此事爲外交。非彼所長。曾明言。

以告朕。余視皇帝。大不謂然。此人爲德皇之偵探。卽天下無兩之  
外交家。胡言不知。皇帝忽曰。武伊武先生。信鬼神乎。此語爲余所  
料。卽答曰。外臣爲天主教門。所述上帝之靈迹。外臣深信其有。邇  
來奔走四方。教門之禮節。漸漸疎闊。然信心猶存。帝曰。爾忠心於  
天主教。佳甚。今且聽朕所言。余思俄皇。雖非政治之家。或於教門  
尙有領會。帝曰。此都城中。有一先知之人。足以令人震怖。其人法  
產。名曰阿加司替。前一年面朕。正日俄構衅之始。阿加司替。則一  
一語。朕以後來之事。今一一皆驗。且言日本迫我開戰。茲乃果然。  
朕不能不恃以決休咎。此語余已宿聞。非一次矣。想此術士。亦彼  
人之黨。謬爲先知之言。以聳俄皇之聽。或他國所使。正不敢知。余  
此時作傾信之狀。俄皇大悅曰。昨夕阿加司替。卽在此敝殿。與朕

作機密語。言有神附體。余曰。神亦有名乎。帝曰。神名卜拉娃司器。女神也。想君前此。或亦聞之。生時究性理之學。國家從而刑之。陰靈不散。聚而爲神。蓋異端也。而近人尙有學之者。昨夕吾又降神於是間。（國將亡。聽於神。中外皆然。可笑。）朕問波羅的海艦隊如何。今晨朕往閱海軍。見艦隊軍官皆懷疑。似不能趣赴前敵者。而海軍上將。路幾司溫司替。亦怏怏不欲行。以爲軍火行糧及煤炭。咸不前備。朕謂胡不更延一月。則備矣。而海軍部尙以爲未能赴東。朕此時甚欲察此艦隊。赴東時能否據其勝着。卽請阿加司替。問諸大神。俄皇語至此。忽自囊中出片紙示余曰。昨日問神之所言者。朕自記之。神云。波羅的海艦隊大有危險。英國與日本陰謀。燼吾戰艦於半道。余大驚曰。陛下當信英國政府。種種維持太

平之局。安有狙擊陛下海軍之事。俄皇曰。神不言政府。但曰英人。或陰謀擯我者。亦有其人。正未可料。神言當此之時。有英國二人。以魚雷艦出太姆司河。至立薄攻吾海軍。余此時不能答。想英人中。亦有不惜死之人。隱中爲日人助勁。唯余不願俄皇。對余質言爲神之所命。卽啓皇帝曰。神言幽渺。未必能應。皇帝曰。吾明日夜中。尙欲神示以確據。至時汝可一來。爲事果確。爾可通書英政府。俾可約束其游民。勿爲是失和之舉動。余卽應詔。以明夕至。乃爲禮興辭。卽爲公爵打電曰。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出時。吾英各口。宜嚴加盤詰。謠傳有魚雷艦。於半道要擊俄船。俄皇固已聞之。幸加警察。勿俾此挑釁之民。妄出生事。

## 第十八章